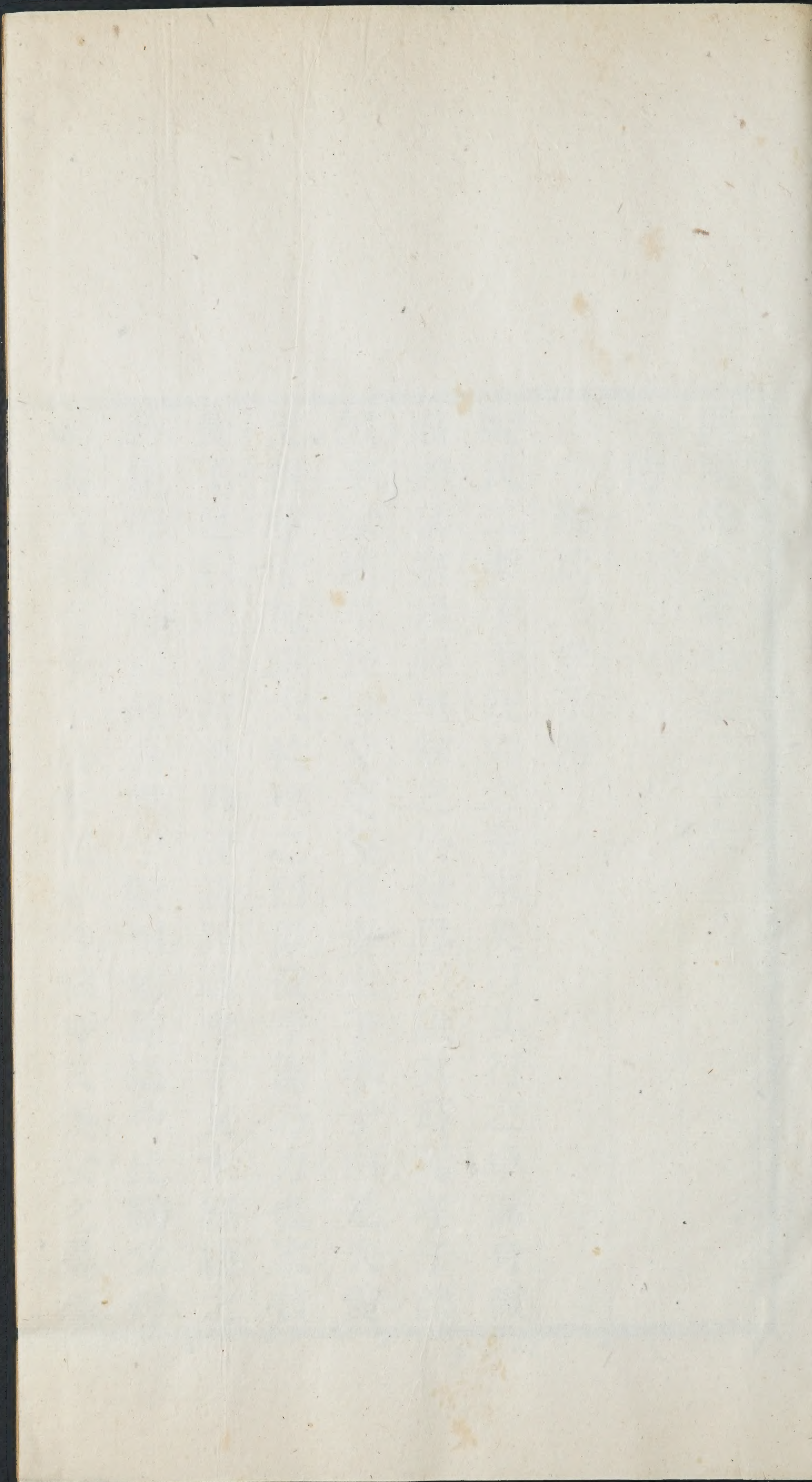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傳

歸氏二孝子傳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輙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即諓諓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

於死方孝子依偎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

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終始無慍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三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邪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没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于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恒產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此文參用崑山常熟木）

張自新傳

張自新初名鴻字子賓蘇州崑山人自新少讀書敏慧絶出古經中疑義羣子弟屹屹未有所得自新隨口而應若素了者性方簡無文飾見之者莫不訕笑目爲鄉里人同舍生夜讀倦睡去自新以燈檠投之油汚滿几正色切責若老師然髫齔喪父家計不能支母曰吾見人家讀書如捕風影期望青紫萬不得一且命已至此何以書爲自新涕泣長跪曰亡父以此命鴻且死未聞有他語鴻何敢忘且鴻寍以衣食憂吾母耶與其兄耕田度日帶笠荷鋤面色黧黑夜

歸則正襟危坐嘯歌古人飄飄然若在世外不知貧賤之爲戚也兄爲里長里多逃亡輸納無所出每歲終官府催科搒掠無完膚自新輙詣縣自代而匿其兄他所縣吏惟其意氣方授杖輙止之曰而何人者自新曰里長實書生也試之文立就慰而免之弱冠授徒他所歲歸省三四敝衣草履徒步往返爲其母具酒食兄弟酣笑以爲大樂自新視豪勢耻然不爲意吳中子弟多輕儇冶鮮好衣服相聚集以褻語戲笑自新一切不省與之語不答議論古今意氣慷慨酒酣大聲曰宰天下竟何如目直上視氣勃勃若怒

羣兒至欲毆之補學官弟子員學官索贄金甚急自
新實無所出數召笞辱意忽忽不樂欲棄去俄得疾
卒自新爲文博雅而有奇氣人無知之者予嘗以示
吳純甫純甫好獎士類然其中所許可者不過一二
人顧獨稱自新自新之卒也純甫買棺葬焉
歸子曰余與自新遊最久見其面斥人過使人無所
容儔人廣坐閒出一語未嘗視人顏色笑罵紛集殊
不爲意其自信如此以自新之才使之有所用必有
以自見者淪没至此天可問邪世之乘時得勢意氣
揚揚自謂已能者亦可以省矣語曰叢蘭欲茂秋風

敗之余悲自新之死爲之敘列其事自新家在新洋江口風雨之夜江濤有聲震動數里野老相語以爲自新不亡云

顧隱君傳

隱君諱啟明字時顯世居崑山之七浦塘今爲太倉人相傳晉司空和之後散居浦之南者其族分而爲三故世稱其地曰三顧村云宋末有諱中二者兵燹之後盡喪其貲有田數頃遺其子公廉公廉生愚好濂洛之學讀書常憑一几几有刓處人以比之管幼安是爲原魯先生原魯生五子其季爽贅居塘北又

爲塘北顧氏爽生讃讃生昊昊生四子寅以明經爲始興教諭其次卽隱君也隱君有子曰存仁舉嘉靖十一年進士選調餘姚知縣以最入爲禮科給事中

皇太子生覃恩近侍封隱君如其官隱君爲人敦樸麤率任眞尤不能與俗競平生不識官府會里中有徭役事隱君爲之賦鴻雁之詩戾止于吳門君故生長海上言語衣服猶故時海上人也無纖毫城市媮靡之習及貴愈自斂約就養餘姚以力自隨獨夜至官舍縣中人無知者敕受章服閉門不交州郡郡太守行鄉飲酒禮到門迎請終不一往毎旦焚香拜闕

一飲一食必以手加額曰微天子恩不得此居常讀
書有所當意毋抉摘向人談說不休曰吾不信今人
非古人也故平生未嘗愛財未嘗疑人季弟鍾丞世
先屬意隱君子爲後隱君固讓其兄子在餘姚見家
人持官物即椎碎加訶責焉雖流離顛沛之際孜孜
以濟人爲務有乞貸分貲予之知其人必負業巳許
之不變也或僞指隱君賺人金隱君曰吾不知金而
金實爲我卒償之而不自言州大夫建綽楔使人送
其直送者詭曰此吾贖金也而非其罪隱君惻然遽
還之里有某宅某墓地相隣比有某橋道未修有某

死未殮葬以告必得所欲至其所自奉布衣蔬食而已瀕海多逋稅置役田以恤其里人嘗曰海上吾故鄉吾不能一日亡首邱之志故自號海隱居士時時往廬于墓側從始與君遊年老兄弟相樂也竟自海上得疾以歸而卒初隱君未六十爲教曰古人葬以掩形務從朴實觀美何益吾葬不拘忌棺必油杉有一不然是爲逆命因乞始與君書之勒石于墓存仁爲禮科給事中以言事忤　旨謫居保安州保安州在居庸關外自稱居庸山人

贊曰顧氏自丞相肅侯始著于吳錄司馬氏渡江顧

賀紀薛號稱世胄高門蓋其來久矣正德嘉靖間溱濟兄弟一時起海上並為給事中最後山人繼之郎所謂三顧族也余少從山人遊至貴顯終始不改其操可謂純篤君子矣及覩隱君行事考論其家世蓋有以哉冢宰玉峰朱公以碩德元老為之銘可以不媿而通參張先生之狀尤為詳覈余得而論次之云

元忠張君家傳

元忠旣歿之三年其子士淪葬之縣東南以為墓銘所以藏諸幽也將欲發揚先人之德莫如傳昔太史公贊畱侯云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其論田横則

恨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令二子之畫無有也而尚猶想見其人豈不以傳哉吉之孝子色不忘乎目聲不忘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士瀹之見吾先人者安敢忘諸遂以其所撰先人事數百言乞予爲傳予讀而悲之爲敘次其語作張元忠家傳元忠名廷臣字元忠其先汴人宋南渡徙家于蘇州之崑山弘治間割崑山之東爲太倉故今爲州人而其家猶在崑山之治城高祖能新城知縣曾祖汪潮陽訓導祖鑾封承德郎刑部主事父寬舉進士歷官至廣東僉事元忠生而敏慧僉憲公奇愛之初爲錢塘令元忠方五

六歲携以之官毎僚佐宴集必呼與俱應對機警禮容秩然人咸異之時有詐爲臺檄者元忠從旁辯其誣已而果然縣中老吏皆驚慴年十九補學官弟子員毎例貢太學祭酒增城湛公亟稱之未幾中南都鄉試學士內江張公尤加賞識元忠少尫弱多疾藥餌不絕於口又宦家子弟然自力於學蚤歲得舉而尤能治家其遇事强斂精悍總理操切無所縱貸僉憲公其始宦遊在外追其罷歸獨日召故人賓客飲酒而已故與僉憲公交者皆稱其有子而自以爲不可及云自初舉至其卒凡六試南宮不第卒時年四

十三元忠爲人楚楚門內外斬然雖盛暑燕坐未嘗解帶與人語纚纚不止也

贊曰予聞元忠之將死縣有郁君善相人元忠聞其在所親家飲酒使人詗之曰是必談我已而酒次郁君果言元忠必不可起明日元忠召郁君與對坐啜粥談論竟日其精强自持類如此自以蚤歲發解進士可必得以其所爲家者施于吏事優然有餘而卒困蹶此其所以有遺恨也

章永州家傳

君姓章氏諱棨字宗肅世爲海虞人曾祖珪宣德中

舉賢良方正拜監察御史論三楊學士有直聲生四
子儀國子助教表廣西布政司右參議格南京大理
寺卿律都察院左都御史大理有高節致仕家居縣
令楊名父以其清貧買田給之謝不受名父為構亭
虞山上獨時時邀與登覽相對飲酒名其亭曰仰高
云大理生沐贈單縣知縣君之父也君為人孝友入
縣學以德行為博士所稱舉嘗從鄉先生都御史陳
公遊後中南京鄉試入南太學是時增城湛公高陵
呂公並以入座居胥都開門講道學者雲集君兩遊
其門屢上春官不第選調單縣知縣單瀕河而地窪

下毋歲桃花水發河南人夜過河盜決隄防民患苦之君至適盜決者水將泛率丁夫伐木增椿晝夜捍禦卒以無虞少年爲胥卒趨走縣庭候伺短長覘爲不法或以爲言君曰是於我無顯迹不宜豫逆之撫以恩信皆感激思爲用山東盜賊多逃入單縣界中單人爲囊槖積不能得於是諸少年爲君耳目盡獲之院司所下逐盜文符無慮百數君一日條具申報上官以爲能田賦法弊乃詢民所欲而畝歛以錢民便之齊魯間皆推用其法有□兵自靈武關趨太原聲言欲向山東都御史議兵事部署將帥獨留單縣

令贑門會□信不至而罷陞安吉州知州歲旱民饑殫力賑救多所全活其民好訟恒以理解之有匿稅者爲案籍人人閱之鞭扑不用而逋負悉出君歎曰此豈古頭會法也吾以救弊而已州所治孝豐迄君去一無所擾其縣人至不知有州焉遷永州府同知永州在楚越間號無事太守日閉門高臥以郡事委君君亦優游而已上疏乞休方治行而卒此其弟宗實之所稱者云爾宗實父涯君之從父初無子以君爲子晩得宗實君撫而教之今爲鄉貢進士

歸予曰大理公與予外高祖太常公有姻予少時數

從祖母之外家葢聞章卿云及登虞山求所謂仰高亭者已蕪沒於空烟翠樹閒矣於是識汞州君恂恂然君子人也往予試南宮君自安吉來朝過予邸舍懽飲上馬去予顧其弟言君近形神不借久官勞悴而致然耶抑有所不自得者而竟死汞州悲夫仕雖不遂論其行事可以不愧於先人矣

戴錦衣家傳

戴錦衣者父文潤其先湖州之德清人後爲安陸人安陸令之承天府也文潤家州郭外爲興府良醫事

睿宗皇帝父戴隱君歿文潤以毀滅性郢中人以

孟子之語題其廬曰終慕故錦衣家有終慕之堂夫人徐氏夫亡時年二十九子經甫七歲即錦衣也家貧克勵清操以拊其孤及錦衣貴終不改其淡泊故錦衣家有高節之堂　今皇帝以親藩入繼大統國中舊臣皆用恩澤升錦衣年甚少補環衛積功勞至指揮使錦衣之職於上十二衛最親貴兼領詔獄士大夫被逮者多見掠辱少有全者而錦衣恂恂然爲人尤仁恕凡被繫者往往從其人問學常保護之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員外郎劉魁禁繫累年三人已赦出相謂曰微戴君吾等安得生至今日乎聶尚書

豹亦在繫甚稱錦衣之德謝都御史存儒巡撫河南以師尚詔反錦衣奉駕帖往逮行數千里衣破弊謝公以一縑贈之卻不受錦衣今謝事家居門庭寂然其清素如此錦衣名經字伯常

歸子曰余寓京師南薰坊錦衣時過從示余以家所藏文字爲芟其蕪而歸之質作戴錦衣家傳然余讀華亭楊奉常之論終慕有旨哉有旨哉

京兆尹王公傳

京兆尹王公震字威遠曾祖景賢初自燕南徙任縣遂占籍于邢令爲邢臺人祖璺宣德間以鄉進士爲

平虜州同知抗中使謫戍灤州數歲病思歸子璽上疏代父璽戍又二十八年始赦還璽妻亦死於戍後妻生公體貌豐偉善騎射博涉經史弘治癸丑進士觀政大理授戶部主事奉使部送犒軍銀于西夏至紅城堡後又使雲中至陽和堡猝爲□圍公皆率衆守禦□以解去正德初權九江稅劉瑾愛幸蒼頭奴唐英王俊至多所誅求公絕不爲禮時瑾怙權流毒天下士大夫二人還欲訴于瑾皆病死於道人以爲公幸遷員外郞尚書韓文爲瑾陷下獄罰贖二千石公率其僚捐三年俸贖韓尚書得出庚午川湖盜劉

烈起猖獗甚　上命兵部尚書洪鍾討之洪尚書奏
公知兵請以爲鄖陽守迄平寇甚得鄖陽之力歷陞
河南左右叅政頴川盜小張虎嘯聚公往捕之不四
月小張虎就擒戮小張虎餘黨全活甚衆頴川人感
其德立祠祀之嘉靖初陞河南左布政是年冬陞應
天府尹奏罷上元江寧花園夫千餘人省諸官寺獄
具銀千餘兩聚江灘蘆葦千餘頃以佐赤縣里甲費
尋上書乞骸骨歸初公舉進士二親皆在堂未幾相
繼卒所至扁其居爲永感長沙李文正公率館閣諸
公爲賦詩趙郡石文隱公爲之序自是每陟一官必

悲思其親自在部已獲推贈及爲京兆得贈三世皆如其官公天性純孝有厚德嘗在京師郎人張得才爲部從事病死妻子貧不能歸公聞之愴然捐金助其喪還後其子寅中鄉舉來謝言其父喪前至金陵欲寄其鄉人舟鄉人負約遂寄他舟經小孤山鄉人之舟覆過吉水欲寓山寺寺僧固拒不納經夕而寺焚以公之施惠孤喪與神明符也公既歸所蓄書數千卷悉輦送郡學以資學者講習家居杜門足跡不至公府今邢州士大夫雖隆貴門第不改布素至以造官府爲耻子弟欽戢市無綺紈之遊繇公之化也

嘉靖辛丑年八十二卒訃聞賜葬祭予某

贊曰予至邢訪其先賢士大夫近代皆稱王京兆京兆所居官其條教方畧無文字可考僅僅得其家狀履歷然今邢中風俗之厚本於王京兆予數過學宮取其遺書讀之爲之歎息其高風可仰矣予以是論次之

洧南居士傳

洧南居士者姓杜氏名孟乾其先自魏滑徙扶溝邑居洧水南故以爲號曾祖淸以明經任大同經歷祖璿贈戸部主事父紹進士官戸部主事居士少爲諸

生已有名蔵大比督學第其文爲首而戸部乃次居
四時戸部得舉入曰此子不欲先其父耳久之竟不
第貢入太學選調清苑主簿庀馬政郤禮幣之贈數
言利病於太守又欲開郎山縣導九河諸所條畫皆
切於時太守嗟異之會刱蘆溝河橋雷尚書檄入郡
選其才得清苑主簿而委任焉然苑人愛其仁恕及
聞居士之孫化中舉於鄉喜相謂曰固知吾杜母之
有後也陞瀘州經歷丁內艱服闋改犨昌至則陳茶
馬利病太守器其能郡事多咨焉竟卒於官年五十
居士爲學精博尤長於詩所交皆知名士平生尚氣

輕財收卹姻黨字孤寡不憚分產界之縣中有事皆
來取決伉直不容人之過族人子弟往往遭撻楚然
未嘗宿留於中皆敬服而怨讟者鮮矣初洧水東折
歲久衝淤轉而北居士力言於令导濬以達於河扶
溝人賴其利爲之語曰洧水淤老幼啼洧水通賴杜
公居士於家事不訾省聞有善書多方購之建書樓
且戒子孫善保守刻石以記所著有洧南文集洧南
詩集北上藁南歸藁西行藁五經韵語書經馴駁彙
集醫方若干卷君既没其從父弟孟詩狀其行如此
嘉靖四十四年化中登進士明年爲邢州司理隆慶

三年吳郡歸有光化中同年進士也來爲司馬因採孟詩語著之其家傳

歸子曰大梁固多奇士尤以詩名吾讀洧南詩意其人必超然埃壒之表及爲小官似非所屑顧必欲有以自見乃知古人之志行所存不可測也視世之覞覞𪄻𪄻無居士之高情逸興雖爲官豈能辨治哉化中蓋深以予言爲然云

周封君傳

周封君者廣東按察司副使周美濟叔之父也其先海虞人後徙崑山之茆涇祖父好道家言人稱爲元

本公封君自茆涇入居縣城馬鞍山陽馬鞍山里俗所謂玉山者也故自號玉川云濟叔少時封君口授以書比數歲遣從師學暮歸輒燃膏令從旁讀誦夜分乃寢率以爲常及濟叔入郡學念已自能進取遂不復閱省日取醫卜地理星命書觀之尤精小兒痘疹決死生晷刻不爽晨起焚香拜神忌日祭祀常感傷悲泣其爲人誠樸任眞子貴猶淡食布衣與人諳諳皆平生語人尤以是敬之自推命數年七十九適生日値其所生年甲子喜曰吾當增壽一紀可得八十九至期設祭祠訣祖考無疾而終初濟叔爲尚書

秋官郎封君就養在京師秩滿受封父子相隨奉天
門謝恩觀者歎息內侍引入禁苑徧觀玉堂神明瀛
臺泰液之勝餉以內珍曰封君謝恩者益少況年逾
八十健爽如此者乎掖送出長安門而別及濟叔出
僉湖憲封君尚隨居蘄黃閒也比徙蜀藩送至長橋
曰吾老矣不能從兒行也旦暮遲汝歸耳濟叔至官
奉敕督理黃籍邅迴二載及海南命下即上疏歸養
下隴坻倍道行至家逾月而封君歿
歸子曰濟叔嘗爲余言在蜀時按行所部經邛郲九
折阪又登峩眉山雲霞飛湧其下下視東吳何啻萬

里詩有之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夙夜無已猶來無止余論周封君事葢傷人子之志云

東園翁家傳

東園翁馬勖者字文遠長洲甫里人翁蚤孤事其母甚謹出入必告初好內典有賣餳者勸令讀儒書遂通詩易史傳洪武中凉國公得罪尸於市翁時遊京師哀之往觀歎焉幾爲邏卒所縛大理寺少卿胡槩巡撫蘇州翁爲鄉老胡卿對衆有謔語翁諫以爲非大人在上者所宜胡卿乃謝之邑民虞宗蠻以豪當籍錄時巡撫無行院居瑞光寺胡卿雅善其僧僧特

爲宗鑾請胡卿曰當問馬者胡卿重翁不名而呼其
姓也僧乃私許翁百金翁起便旋搖其首僧以爲少
也益之千金翁竟不許遂没宗鑾家他郡送因至皆
巳論死翁知有寃不及白意常恨之臨安關吏苛留
人翁從胡卿入抗言之關吏誅死胡卿養鶴市兒不
知擊死之逮及其父母翁以市兒爲家僮携之入見
胡卿乃以死鶴予市兒嘗爲胡卿規建書院卽今巡
撫行院治所也翁與人有讐會舉鄉老其人慮翁居
其間置酒試翁翁大言曰是宜爲鄉老其人側耳於
壁間聽因喜躍出曰翁不計吾怨遂與交好翁蓋謂

其才能堪之也其不私類如此翁雖以鄉老時時從胡卿而好讀書築精舍于眠牛涇遠近來賀至以囷貯藥郡別駕張大猷登拜於堂扁之曰東園故甫里至今稱東園翁云翁與徵士周谷賓鄱陽令趙宗文交善皆甫里人谷賓姚少師薦至京師以跛辭歸宗文洪武間舉人材辭以母老永樂三年翰林典籍梁用行薦為鄱陽令嘗為翁作翠雲朵歌翠雲朵者東園石也翁三子望企行望子杲昂杲望嘗相其三子曰伯有錢而無權仲蠶眼有錢季鵞行鴨步當以萬計其後皆如其言杲為楊氏贅婿不為舅所禮夫婦

空手不持一錢而出卒自奮積貲鉅萬馬氏葢與於成化間後諸子皆能繼其業遂甲於甫里爲長洲著姓諸孫淮以太學生調官海南還七十餘好學不倦瀚太學生好尚文雅用拯爲諸生邃史學曾孫致遠南京鄉貢進士

贊曰余論東園翁悉載用拯之詞葢以爲其家傳不得而畧焉用拯余女弟夫也余聞吳故有大理卿熊槩巡撫類以沒入產爲事吳民寃痛今馬氏書謂熊爲胡僕也以槩之酷東園翁事之觀死鶴事其所匡捄豈少哉是必有陰德宜其子孫之盛也考大臣年表及江西

人物志皆作熊槩何喬遠名山藏云宣德初使大理卿胡槩巡視應天諸郡槩豐城人本姓熊以從母適胡因胡姓官終右都御史後復姓亦載馬昂事與馬氏書合諸書記事從其已復之姓先太僕據之故稱熊槩馬氏書但知其撫吳時之姓故稱胡槩皆不爲誤莊識

何長者傳

何長者名緒字克承家會昌之白埠倚蕭帝巖爲居長者父卒兄纓與其子亦蚤卒遺孤孫而長者庶弟方十歲皆撫育以至成人長者旣善治生產於其父業嬴數十倍弟約與其兄孫請與長者分長者會其貲以爲三兄弟平受之不以祖父貽與已所創爲區別也人有急求鬻田長者與之價過當其後事已輙

悔其田長者還之不責償年既老鄉里高其行縣爲請鄉飲酒固謝終不肯與而會昌人皆稱以爲何長者云長者妻劉氏會昌城遡流南八十里曰湘鄉鄉有九田之屬平川沃壤多富人而白埠有何氏小田有劉氏爲甲族故長者與爲姻長者所以能撫孤造家四世同居無閒言世謂家人之離起于婦人凡長者之美類劉氏助成之也劉孺人事姑尤孝姑年八十六奉養備至爲人平恕有夜胠其篋者物色之得其人家人欲聞之官問孺人所亡金若干孺人曰金無多無用窮詰爲也竟不言盜遂獲免會昌人皆云

不獨何君乃其婦亦長者也故為作何長者傳
歸子曰長者之子渭與余同在六館今來佐縣民有
德焉至觀長者之行宜有子哉何侯以事至南都見
其鄉大宗伯尹公尹公題其堂曰永慕而何侯之於
其先對人未嘗不流涕言之也

鈎溪翁傳

余居安亭一日有來告云北五六里溪上草舍三四
楹有鈎溪翁居其間日吟哦數童子侍側足未嘗出
戶外余往省之見翁頎然皙白延余坐瀹茗以進舉
架上書悉以相贈殆數百卷余謝而還久之遂不相

聞然余逢人輒問釣溪翁所在有見之者皆云翁無恙每展所予書未嘗不思翁也今年春張西卿從江上來言翁居南瀨浦年已七十神氣益清編摩殆不去手侍婢生子方呱呱西卿狀翁貌如余十年前所見加少亦異矣哉噫余見翁時歲暮天風憭慄野草枯黄日將晡余循去徑還家嫗兒子以遠客至具酒見余挾書還則皆喜一二年妻兒皆亡而翁與余別每勞人問死生余雖不見翁而獨念翁常在宇宙間視吾家之溘然而盡者翁殆如千歲人昔東坡先生為方山子傳其事多奇余以為古之得道者常遊行

人間不必有異而人自不之見若釣溪翁固在吳淞烟水間豈方山子之謂哉或曰釣溪翁非神僊家者流抑巖處之高士也歟

可茶小傳

可茶爲秦越人之術醫者稱工焉始可茶有賢母蚤寡家貧欲爲縣書獄母曰爲是者多辱苟貧不能業獨不可賣蛟烟涼箑遣日乎可茶願爲醫其女兄之夫沈氏顱顖在練城世有傳業可茶日往記數方還錄之又觀其製劑和丸皆得之乃爲醫方坐肆有求療者饋紅菱青慈母喜曰是子醫必効饋鮮菱者如

儒靈也方言以家饒裕爲從容是慈之兆耶可茶醫
果日進求者履滿戶外可茶或自外歸酒醉母卽怒
責之可茶善候顏色母少有不樂未嘗不長跪母既
責其飲酒醉卽終身飲未嘗敢醉其他事受敎戒皆
如此母所不嗜食物卽終身不食每至生辰長齋數
日中歲無子欲買妾母恐其家失和意不欲買妾卽
不買妾寡姊有一子因以爲已子而養其姊三十餘
年至今無恙其孝友如此至于醫貧者徒施藥與之
雖富亦不望報以故縣中士大夫皆愛敬之嘉靖四
十年冬予兒子患疹可茶爲撤已事來自練城三十

里晝夜調視兒竟獲安不獨其技然而其爲人慈愛使人感歎余與可茶論小兒疹前世稱陳文中異攻散施於江淮間無不效今醫家以爲不可用時其危急死而復生之其所製劑多秘不言以爲有神術竊窺之即陳氏方也然可茶守丹溪之說自謂恒得中醫至自比李英公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云可茶名卿姓蘇氏

贊曰孔子稱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古之醫師疾醫皆士大夫也以可茶之孝施之于醫其活人可勝道哉

鹿野翁傳

鹿野翁姓李氏名元壽少工書嘗書諸經四書小本楷法精善三原王端毅公巡撫江南見而愛之呼為李生使侍舟中無事輒令李生朗誦大禹謨咎繇篇歆祗以聽焉又嘗為顧御史寫進本奏書天子以其書為善鹿野翁為人涫篤其訓子弟有法而又善書以是為縉紳所重邑中有文字必經鹿野翁手相為推引往往他州碑石多鹿野翁所書也

歸子曰余少聞邑東門有李元壽善書云然余故不識元壽元壽書余亦未之見也其子始出所藏文字

求余論之夫書於學者事末矣而今人未有能追古人者邑里之中如鹿野翁其亦足稱哉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上谷後學董正位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傳

王烈婦傳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士家崑山之西盆瀆村崑故有薛烈婦彭節婦嘗居其地舍傍今有薛冢焉百六十年間三烈婦相望也自烈婦入王士門其墓園枯竹更青三年三生芝皆雙莖比四年芝已不生而烈婦死世謂芝爲瑞草芝之應恒於壽考貴富康寧而於烈婦以死是可以觀天道也已時王士病且死自憐貧無子難爲其婦計烈婦指心以誓士目瞑爲絕水

漿家人作糜强進之烈婦不得已一舉輒鞏蹙曰覩
吾如此能食否俯覗地喀喀吐出每涕泣呼天欲與
俱去家人頗目屬私語然謂新死悲甚不深疑更八
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竈下烈婦焚楮作禮
俛首竊淚下闇然向夫語見漆工塗棺曰善爲之徐
步入房聞闔戸聲縊死矣麻葛重襲面土尸也
歸子曰王士之祖父舊爲吾家比鄰世通遊好予髫
年從師土亦來長與案等耳不謂其後迺有賢婦異
哉一女子感慨自決精通於鬼神其舅云新婦故淑
婉仁孝人也嗟乎是固然無疑然予不暇論論其大

者

韋節婦傳

韋節婦九江德化人姓許氏爲同縣韋起妻節婦歸韋氏八年夫死生子甫八月父母憐之意欲令改適然見其悲哀終不敢言也夫亡後有所遺貲復失之貧甚幾無以自存而節操愈厲尤善哭其夫哭必極哀葢二十餘年其哭如初喪之日以故年四十而衰髮盡白口中無齒如七十餘歲人初所生八月兒多病死者數矣節婦謂其姑曰兒病如此奈何吾所以不死乃以此兒今如是悔不從死因仰天呼曰天乎

不能爲韋氏延此一息乎兒不食即節婦亦不食歲歲如是至六七歲猶病後乃得無恙旣長敎之學名曰必榮已而爲郡學弟子員始有廩米之養自未入郡學無廩米之養非紡績不給食也議者以謂節婦之所處視他婦人守節者艱難葢百倍之至于終身而毀其誠葢出於天性尤所難者節婦旣沒必榮以貢廷試選爲蘇州嘉定學官

贊曰予嘗從韋先生游問洞庭彭蠡江水所滙處及廬山白鹿洞想見昔賢之遺跡而後乃聞韋夫人之節然先生恂恂儒者其夫人之敎耶

陶節婦傳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爲子舸卜葬地名淸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淸水名美何爲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爲子舸穴婦卽自買磚穴其旁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尚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裙厠牏自浣洒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

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尚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後不知所以爲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嬸共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給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沉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旣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芰根牢甚不可解也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

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淸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爲義假令節婦遂隨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槩之於古人何媿哉初婦父玉崗爲蘄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爲不幸卒其所成爲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計烈婦傳

計烈婦栁州馬平人平遠知縣王化妻嘉靖四十三年先是南詔山賊流刧江西湖東西殺口憲臣三省

騷動者數年已降而復叛去王君受命爲平遠平遠時新建王君開除荒薉招撫流亡規造新邑會田坑賊突起將過江閩爲患時初縣城櫓未立王君以其孥寄壽昌與賊戰黃沙石子嶺多有殺獲已復擣仙花峒擒斬賊首復與賊戰爲其所困賊因遣間至會昌曰王知縣死矣烈婦聞之卽沐浴更衣告天曰吾夫爲國死吾義不忍獨生因指六歲兒曰天乎願保此一息以延王氏血食以兒抱置妾懐中磨笄自殺有司以聞王君亦以平賊功超拜廣東按察司副使詔婦所在春秋奉祠初王君父尚學嘉靖二十九年

爲兵部職方郎中曰薄都城王郎中力贊出兵而丁尚書爲權臣所愞不出兵因以論死王郎中當隨坐丁尚書獨自引罪以故得減死論丁尚書在西市見王君呼曰爾父得無坐耶果爾可謂有天道吾死不恨矣王郎中故在部中守法能敢爲而王君有父風烈婦父某潮州通判弟坤亨國子博士謙亨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兩人皆在京師謙亨與余同榜而博士先教崑山與余善余故知烈婦事爲詳蓋兩家詩書禮義之族而烈婦天姿懿淑其死非一時感慨者所同也要之王君嘗峻擢顯名於世雖以立功實亦因

烈婦之死爲之增重云

沈節婦傳

沈節婦者湖州安吉夆豐人吳祥九之妻節婦歸吳氏時年十六而祥九年十八閒歲祥九病劇節婦割股以進不瘉祥九竟死節婦每哭輒死復生見者皆爲流涕終日不離殯所比葬設几筵居幃中哭泣如初殯時舅姑憐之爲好言勸解皆不答久之父母謀奪其志即大慟閉戶引刀截髮自誓居三日忽晨起出戶走數里之祥九墓山深無人多虎狼獨居塚間哭不絕聲諸大人從求得之乃皆相謂曰始謂婦少

年難守故計令他適今其志如此殆不可復强因爲置後節婦遂安之祥九與其弟有分節婦獨取田數畝才足自贍而已曰叔子衆吾不可以多取舅姑死喪之六年如禮吳氏大族其尊與舅姑等者事之如舅姑葢年十八而寡至七十二而終爲祥九後者弟之子曰惟一隆慶二年冬其從子維京倅蘇州爲予言其事

贊曰予聞沈節婦不獨其志行也至推分其叔抑亦退讓逡逡有禮矣余官雒城往來苕溪欲泝苕水上天目山過訪孝豐吳氏會遷不果葢其家富貴多巨

公長者矣至如節婦之高行亦安可少哉亦安可少
哉

蔡孺人傳

蔡孺人眞眞福州太守朱公豹之妻也父蔡翁多女
而無子因語蔡媪後毋舉女及蔡媪有娠父夢異人
授之玉玦十五至十五月而生女以爲奇乃舉之即
蔡孺人也孺人生而端重寡言笑能讀孝經列女傳
及歸朱公朱公時爲諸生貧孺人躬操作以資給之
朱公父母在堂兄弟五人皆同爨孝睦之譽洽於閭
里朱公爲御史受誥封被服布素如其夫爲諸生時

始朱公舉進士令奉化再調餘姚其後爲二千石皆以清廉著聞福州廨中有鸜鵒二其子察卿愛弄之欲持歸孺人曰爾父未嘗持官物二鳥亦官物也竟不許朱公卒時察卿九歲其女七歲孺人泣語人曰女吾出然終爲他家婦此子若不立何以承朱氏宗祊故於察卿教之甚嚴毎夜篝燈火令從旁誦讀時或加笞已復流涕中心實憐愛之也出入必令老僕隨之戒毋與輕俠遊朱公前妻有贅女孺人爲取壻終身養之女死復收䘏其孤嘗寄人黄金其家遭變倉卒不知其鎰但以枚數使二嫗舁來及歸時或勸

鎔之而藏其嬴孺人不許遂完歸之察卿已成立孺人曰吾死可以下見汝父矣孺人年五十奉佛道齋疏十有六年臨死召戚屬分斂衣辭訣謂察卿及其女曰吾死毋遽哭我以怛化俄頃整襟而逝

歸子曰余至上海過察卿所讀其先世遺集自元仲云先生以來三百年世有文學而朱公所至官著風節及覯蔡孺人之事海上稱詩書禮義之家有以哉察卿復攻文有孝行不媿賢母之教云

俞楫甫妻傳

俞允濟楫甫妻周孺人生而令淑明敏其死楫甫哭

之悲甚女子死不以色愛而使丈夫悲之未有如孺人者也孺人祖倫刑部尚書康僖公父鳳鳴大理寺左寺丞母顧氏封宜人孺人少通孝經小學欻見奇警大理公曰吾得生男子如此女足矣有以錦綺來市心欲之而不敢言大理公知之謂顧宜人曰壻家貧女須荊釵布裙無用此也孺人慚後常却袨麗不御初楫甫父璋與大理同進士卒官評事宦不遂而周氏父子官顯門戶赫奕而楫甫近衰落孺人恬然不知為尚書家女姑病日侍湯藥喪之盡哀楫甫有兩兄同居三十年娣姒間絕無嫌間楫甫從父官嶺

南觸瘴霧獨遺一女子還孺人育養齋嫁尋死復爲治葬具治家儲偫米鹽賓客張具必盡其能見里媼慰姁未嘗以色加時縣胥以稅糧爲奸利巧設方故以疑誤人謂之改兌楫甫亦惑而從之孺人曰此雖獲少贏後必悔未幾事敗楫甫甚不樂孺人曰事豈可復悔耶第償之而已大理旣歿家大有疑事顧宜人輒就問其女蓋推其明識也卒年四十三

賛曰余聞楫甫稱其婦如此問其姻戚良然女子賢異於丈夫而行顧不外聞人以是輒不信余嘗再失婦有楫甫之悲而不能以告人其悲也獨自知之而

已昔雍門子吟而孟嘗於邑事固有相感者悲夫悲夫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嘉定曾姪孫滉訂

譜　世家

夏氏世譜

禹之先出於黃帝而別氏姓姒氏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夏后氏夏今陝州夏縣禹所都因以爲有天下之號者也殷湯時有夏革衞有夏戊夏期而陳別有夏氏以王父字所謂少西氏嬀姓之後也楚漢之際陳餘爲代王以趙王弱國初定自傅之夏說爲相國守代漢易太子夏黃公避秦而隱留侯招之出卒定漢嗣夏寛從申公齊魯閒受詩事武帝爲陽城內史

以廉節稱夏恭蒙陰人習韓詩孟氏易光武拜爲郎中遷泰山都尉從學者常千人門人私謚曰宣明其子牙舉孝廉鄉人稱爲文德先生而夏勤官至司空夏馥陳留圉人與范滂張儉同被詔捕爲黨魁變形入林慮山中夏統者不事司馬晉傲睨王公賈充見於洛水而異之夏方者少喪父母負土爲墳虎豹皆來馴擾其傍爲五官中郎將除高山令統方皆會稽永興人也夏孝先桐廬人嘗廬墓有野火延燒近墓孝先悲繞號慟鳥獸羣以毛羽濡水撲滅之宋夏遇并州榆次人爲武騎將軍與契丹戰歿子守恩天雄

泰寧武寧節度使守貳賁同知樞密院事贈太尉諡忠僖公守贇子隨都總管沿邊招討副使贈昭信軍節度使諡莊恪公並寵顯於眞宗仁宗之世任西北邊帥夏承皓江州德安人以右侍戰歿於契丹子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中鄭國公諡文莊公子安期龍圖閣學士兼侍讀知延州竦有文學才術而安期亦以才居邊任夏執中袁州宜春人姊宋孝宗成恭皇后以恩澤官奉國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加少保循守禮法不以外戚干政初秦莊襄王母夏太后宋成恭皇后國朝　武宗莊肅皇后夏氏爲皇后者三人

莊肅皇后洛陽人也宋末夏士林爲簽書樞密院事夏貴爲樞密副使兩淮宣撫大使貴竟以兩淮歸元爲淮西安撫使而元軍入皖城通判夏倚死焉國朝高皇帝起兵定天下夏氏爲元帥總管功在太常者五六人刑部尚書夏恕洛陽人而夏元吉爲戶部尚書輔佐五朝當世以爲名臣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公忠靖公湘陰人其先自會稽徙也蓋禹之後別爲姒以百數有扈有男斟尋彤城褒費杞繒辛冥斟戈此其章章者禹以明聖爲天下山川神主聲教訖于海外故自周武王封杞後亡而越勾踐興其

後有閩越王無諸粵東海王搖至餘善滅國而繇王股等猶爲萬戸侯而桀子淳維居於北陲世爲北狄毛雖在蠻夷皆爲君長則禹之遺烈遠矣初禹崩會稽杼封以爲世祀二十餘世至勾踐及無彊滅於楚楚盡取吳地至浙江越以此散爲君王居海濱無彊之長王去瑯琊無諸保泉上漢旣郡兩粵而姑粵區句章吳門餘後黃林餘不甌鄧猶皆越之餘也故夏之著者在會稽今吳郡夏氏當方谷珍之亂其家殲焉亮方孩母抱以逃後適海虞雙鳳里朱氏因冒其姓夏氏之老姑自滇南來尋訪其家獲亮告以其故

亮始知其先居崑山之太倉曾祖曰景芳祖曰君實父曰文通亮後以子貴封中書舍人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葬馬鞍山四子曷杲杲晟曷字孟陽以薦入中書授河南永寧縣丞送徒天壽山坐事謫隆慶復召爲中書舍人杲字仲昭少爲諸生事訓導盧從龍太守姚善死國難株連黨與及從龍諸生逃散杲獨不忍去人高其義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　太宗皇帝愛其書曰被顧問　上嘗以其名昶云曰當居上改昶爲杲故世以昶字皆作杲云　仁宗皇帝在青宮與舍人宋孔昜秀才凌晏如並直東華門時

尚書蹇義學士楊士奇贊機密昺預焉詔昺書北京
宮殿榜會脩釋典集朝士及天下名僧書　上親第
昺書第一授中書舍人直文淵閣進考功主事正統
中纂脩　仁　宣二廟實錄書御覽諸書及　皇陵
碑知瑞州入爲太常寺少卿遷本寺卿後累加正議
大夫資治尹中奉大夫昺善寫墨竹妙絕一時海外
朝鮮日本暹羅諸國爭重購之爲人灑落篤於倫誼
初昺戍隆慶昺亦從坐昺徒步往省脫昺於難後言
于院長薦昺授中書舍人昺居翰林二十餘年其子
文振復在中書父子兄弟世掌絲綸當世以爲榮而

吳中稱富貴孝友之家必曰夏太常賜葬迎鐘浦昺二子欽字克承葬齊禮坊二子寅辰錦字德文一子津字時濟鄉進士知象山昌化二縣病還昌化民遮道泣留之津有孝行嘗作夏氏譜昱子三人鉞字德威承事郎以蔭讓其弟太常旣老善娛奉之極亭館花木之盛爲人有義俠風三子景淵景濂景湘鐸字文振以字行昱進其書　景皇帝命入中書累官舍人大理寺右寺正六子景澄景瀾景潤景洪景淮景清鎡字德年蔭補南京光祿寺署丞葬白馬涇三子景淯景灝景瀚杲字季明子一人錡無後晟字季章

子一人鎰二子天恩天宥寅之孫璋復爲族譜今序

止太常之孫其後支庶並詳於譜圖

歸子曰余譜夏氏有夏后氏而又有夏氏益后之省

也世謂周成王封夏公余考之不然二王之後杞爲

公疑夏公卽杞公也世代綿邈子孫播散四方不可

復紀惟越守禹冢祀會稽千餘歲不絕故言江南之

夏繇會稽近之矣

歸氏世譜

歸氏其先胡子國於汝陰魯昭公十四年胡子始見

于春秋而昭公母夫人歸氏也當是時荆楚憑陵中

夏暴橫江淮間胡小國不能自立與江淮沈頓相隨服屬于楚嘗從楚伐吳敗于雞父其後亦時從諸侯侵楚定公十五年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太史公以其微不爲世家言故莫知其得姓所始於古帝王功臣何祖也胡既亡子孫散在他國或以國氏或仍歸姓歸姓歷秦漢魏晉至于隋無紀唐天寶中崇敬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爲史館脩撰代宗幸陝召問極言生人疲弊當率天下以儉富國廼可以用兵大歷初使新羅贈遺無所受當世傳其淸德崇敬治禮家學尤爲諸儒所服累遷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封餘

姚郡公謚曰宣子登事後母篤孝舉孝廉復以賢良
對策拜右拾遺抗論裴延齡及爲起居舍人十五年
不遷澹如也順宗時爲皇太子諸王侍讀獻龍樓箴
以諷憲宗每咨政理登所對中外傳以爲讜言官至
工部尚書封長洲縣男謚曰憲子融元和中進士歷
官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劾奏湖南之進羡錢者官至
兵部尚書太子少傅封晉陵郡公會昌中少儒者朝
廷禮典多本融議融五子仁晦仁翰仁憲仁紹仁澤
皆舉進士至達官仁澤以第一人至列曹尚書觀察
使子藹亦舉進士拜侍御史爲朱全忠所怒貶登州

司戶參軍同光初爲尚書左丞吏部侍郎太子賓客致仕藹子係復舉進士第一人官至禮部侍郎而後至于宋無紀元有曰暘者至順初舉進士同知潁州年少精敏能擊斷河南有大賊殺行省官爲亂刼暘守黃河口暘守死不從由是名聞天下拜監察御史入朝順帝加奬賜以上尊累官刑部尚書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蓋自秦至于唐而得宣公一人傳子至孫自唐至于元而得集賢一人以歸氏數千年來所紀者如此亦可慨矣或曰盛德必百世祀原歸氏所起者微故其後莫顯夫史之闕久矣唐虞之際十有一

人者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咎繇之後英六無譜咎繇
垂益夔龍豈其微者哉或曰歸氏自亡國後世居於
吳未嘗遠徙故吳中相傳謂之著姓然自宣公累世
貴盛爲吳人而集賢寔居汴梁不知汴梁是何别也
今他處亦頗有歸氏而惟吳中爲多吳中之歸皆宗
宣公有光之所可知者始自湖州判官罕仁罕仁而
上十五世至太子賓客譪其譜失亡罕仁生道隆居
崑山之項脊涇今太倉州也道隆生廉訪使德甫德
甫生子富子富以洪武六年徙崑山治城之東南門
子富以下崑山之族可得而詳焉其别者居吳縣或

居太倉或居嘉定或居湖州其在長洲者居婁門或居沙湖在常熟者居白茆

歸氏世譜後

吾歸氏之譜旣亡吾祖之高祖始忘其里居世次而曰高祖罕仁唐太子賓客藹之十五世孫宋末任湖州判官以此知吾家本於宣公而不得其世次名諱不可譜也又曰曾祖道隆自號居士祖德甫仕河南廉訪使天下亂失官稱提領生考子富洪武六年從崑山之東南門此其所可攷者其他行事莫詳也吾祖之高祖諱度字彥則少喪父而所生母亦巳先亡

事嫡母甚孝處兄弟有恩弱冠坐事亡命走西南萬山中經辰水麻合山烏江紫梢蠻峒數處幾死常有神人護之自播州轉入丁山丁山之神夜來與語其貌甚偉曰吾姓褚氏導以如巴中巴人以爲神相與敬愛之居九年赦歸時洪武三十年也將渡江又有戴笠者若云江不可渡是日大風諸渡者盡溺死以此獨免永樂中以人材徵辭不就初高祖兄弟三人高祖獨有七子子孫最蕃衍矣高祖治家有法年老益精明每鷄鳴子壻方巾布袍揖而受事及暮復命亦如之諸婦小有言卽曰兄弟所以失愛者皆婦人

之爲也使謝過乃已作遺訓數百言又爲書云吾少聞先考之言吾家自高曾以來累世未嘗分異傳至于今先考所生吾兄弟姊五人吾遵父存日遺言切切不能忘也爲吾子孫而私其妻子求析生者以爲不孝不可以列于歸氏其所以訓如此亦可以見吾歸氏之紀雖不詳而家法相承之厚也吾祖之曾祖諱仁字克愛爲人剛毅必行已之志不爲勢力所怵以高年賜冠服吾高祖諱璿字文美例受承事郎生而奇偉磊落然自尊奉每飯未嘗不鳴鼓也好飲酒恆至達旦賓客往往自失亡去高祖儼然無倦容明

有天下至成化弘治之間休養滋息殆百餘年號稱極盛吾歸氏雖無位於朝而居於鄉者甚樂縣城東南列第相望賓客過從飲酒無虛日而歸氏世世爲縣人所服時人爲之語曰縣官印不如歸家信高祖同時諸昆弟並馳騁因爲武斷者或有也高祖與諸弟出常乘馬行者爲之避道其後縣令方豪年少負氣士大夫多爲所陵然曰惟歸氏得乘馬餘人安可哉高祖歿於正德三年有光巳生三年矣吾曾祖諱鳳字應韶曾祖美姿容恂恂愛人長者治尚書精誦雖奏厠不輟成化十年中南京鄉試北上人有居京

師者其家寄遺以百金曾祖中途遇掠盡以已貲與之竟完金以歸其人弘治二年選調城武縣知縣務休息其民兗州太守龔宏御吏嚴明少當其意顧獨愛曾祖然曾祖雅不喜爲吏每公退輒擲其冠曰安用此自苦亡何以病免歸曾祖母林氏世宦族祖鍾爲山東參政有名曾祖母歸歸氏事上撫下曲有恩禮宗黨稱之曾祖嘗夜臥聞枕間有鐘鼓聲及卒柩上有聲如鸖曾祖母未幾亦卒有光受命於吾祖而其述止此時嘉靖之二十年也

興安伯世家

興安伯徐祥興國大冶人初爲陳氏萬戶至正辛丑
江州附隸傅友德軍與從征黃梅東勝數有功洪武
八年由西安護衞馬軍小旗除金吾左衞百戶從征
松花江黑山乃兒不花塔灘里陞副千戶己卯燕兵
起祥首議帥師奪九門克居庸關陞燕山左護衞指
揮僉事尋改左衞指揮僉事援兵懷來破雄縣按兵
月漾橋追敗大軍於莫州復敗之於眞定出劉家口
破大寧敗齊尚書軍於鄭村壩陞指揮同知尋陞北
平指揮僉事破廣昌庚辰克蔚州攻大同大戰於白
溝攻濟南陞指揮同知辛巳敗長圍軍於雄縣敗大

軍於夾河大戰藁城復敗之攻順德至彰德破保定西水寨敗援軍壬午破東阿東平汶上至鳳陽奪河南橋小河埧鳳凰山與大軍戰於齊眉山敗漕運於靈璧復敗大軍於營寨取泗州盱眙渡江入金川門是歲冬封功臣　皇帝制曰昔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峻德廣運格於皇天光天之下用集大成亦有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庸作股肱心膂左右弼成悉視功載懋之官賞列爵崇報萬世有辭　皇考升遐建文即位自絕於天攺更成憲屢造大慭圖任側媚咸劉宗親禍延於朕朕不獲已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咎

爾都指揮使徐祥事朕藩邸首獲奸兇內奪九門外攻居庸追戰莫州眞定應援永平走遼東兵從下大寧捷於蹶上白溝大戰遂取滄洲威深夾河藁城西水小河靈璧每有功能克堪用武輔成大勳疇咨於衆惟良顯哉是用授爾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乃與爾誓除逆謀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其益遜乃志宏乃量以持乃祿位朕無忌爾功爾亦無忘朕訓常以暇逸思其艱難常以富貴思其貧賤欽哉惟克

永世永樂二年興安伯祥卒孫亨嗣十一年亨從駕北征至紅山嘴敗𠑽剌於𦼮雌峽二十年至渠列兒河天城等地二十一年至陰山二十二年至半邊山西路奉駕南還宣德三年與黔國公征交趾失利正統九年征兀良哈三衛出界嶺口河北川敗賊師多鹵獲賜誥券進封興安侯興安侯常守關中侯弟愷居京師一日天子集諸武臣及子弟馳騎命懸本爵牙牌奪得公者與公奪得侯者與侯愷直馳豐城侯奪其牌豐城初不覺旣而請於侯侯顧愷解還之人多其不競天順四年興安武襄侯卒子賢嗣爲興

安伯賢卒子盛嗣盛卒從弟艮嗣艮祖母故小妻也
艮父既生而其祖繼娶定襄伯女及是郭氏之孫與
艮爭襲朝議以郭氏初嘗適人法不得爲正嫡艮竟
得襲艮年五十猶日於大中橋受雇爲人汲水比都
督府求爲與安伯嗣乃謝其鄰而去艮僉南京中軍
都督府事奏請給其祖父母誥命尚書楊一清議以
私親不宜干大宗不許嘉靖癸巳艮卒子勳嗣乙未
勳卒先是賢以跛足免朝參革去半俸劉瑾時革去
折色二百石才得食祿三百石折色五百石迄艮之
世不能復也䄂季子麟金吾衛指揮同知洪武末□

騎臨城內外震恐麟挺身出閉午門亦以功世官南京

贊曰予至南京嘗館于興安伯家觀　太祖　太宗所賜鐵榜板榜其于功臣訓戒切矣河山帶礪之盟宜與國長久而當時封爵存者十二三興安雖式微其世次頗可敘述云　按諸刻及抄本敘事甲子皆誤以燕兵起爲庚辰以克蔚州爲辛巳敗長圍軍爲壬午破東阿至入金川門爲癸未與國史皆差一年未知爲其家文字之誤先太僕仍之而未及詳考歟抑抄寫者之誤歟今據國史正之贊語諸本各異崑山刻本以興安伯勳齋金入京求嗣事作結常熟本有興安伯死子幼門第荒凉等語今皆不用獨從家藏抄本

記壬午功臣

壬午封爵之稱有四曰輔運曰翊運曰靖難曰翊衛或因或革而三等之祿又各自有差次其間或襲或降或止其身又有不同焉凡封爵有三十嘉靖時存者成國鎮遠永康武安泰寧保定隆平興安應城忻城襄城新寧平江一公六侯六伯云

公二

靖

成國朱能　淇國邱福

五千二百石　二千五百石

附舊爵增祿一

輔原封
曹國李景隆
加一千石
侯十有四
靖
永康徐忠　武安鄭亨　成陽張武　同安火真
二千二百石
武城王聰　泰寧陳圭　保定孟善　鎮遠顧成

靖　輔　靖

靖安王忠　永春王寧　武定郭亮　隆平張信

一千石　一千三百石世伯　一千石世伯

安平李遠　思恩房寬

世伯　八百石世指揮使

伯十有四

衛

雲陽陳旭　武康徐理　興安徐祥　應城孫巖

一千石

都指揮同知淵之子

忻城趙燾　信安張輔　襄城李濬　新寧譚忠

運　衛

順昌王佐　平江陳瑄　新昌唐雲　富昌房勝

一千石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

運　兵部尚書

廣恩劉才　忠誠茹瑺

九百石世指揮同知　一千石不世

附

驃騎將軍都督僉事張興
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張成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崑山後學黄　溟
陸時邇訂

銘頌贊

爲善居銘

崑山之俗自昔號爲淳朴葉文莊公嘗稱鄉先達自吏部尚書余公熂盧兗州熊林參政鍾呂沁州昭其子僉事亘朱舍人吉范御史從文七人者其孝弟忠誠足以爲鄉里表式後生小子有所憚而不敢爲非然當文莊公在時已憂老成彫謝而典刑之日遠矣况今去文莊之世又遠鄉之亂俗者如蘇明允之所謂其輿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官

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矯詐修飾足以欺罔君子爲鄉里之大盜者往往而然也予幼及見饒州通判陶先生於文莊公時猶近其人安貧自足無營於世卒窮困以没嘗自爲生誌曰會大父始居崑山五傳至予更其舊廬然自宦饒還歲典衣以供薪粟卒又易主僦居三年始定今居自正德丁卯鄉薦丁丑除授寧波府學訓導己卯福建同考試官嘉靖六年丁亥九載秩滿陞饒州府通判上任甫三月内含幼子夭折之戚外受風寒跋涉之勞病眩氣鬱艮久而呼吸僅屬累乞致仕上官抑不以聞爲御史劾當改調幸

遂歸志乙未秋得末疾杜門不出待終于家自念居常無駭俗之行遊宦無出衆之能恐没後乞銘於人少譽之過情秪資識者談笑乃備述履歴刻諸壙石昔漢東平王蒼嘗曰爲善最樂毎愛其言學而未能也愧無以遺後人而不敢不爲善實吾之所遺也予讀其辭眞質可愛信乎其爲有德君子耶先生没後十有四年子秉端即其室扁之曰爲善居觀其所以能遵其乃考之訓益見先生之所以遺之者厚矣如明允所謂者身且未殁積不善之殃昭著目前尚不覺悟方猶眩耀於鄉里之人不媿先生也哉銘曰

玉山之陽婁江之堧山明水秀其民屯屯自古先哲
抱朴含淯彼何人斯汨其彝倫爲蘷魍魎白日見形
自彼小人駭惑逡巡流俗奔化俱爲風塵于車上舞
芬華日陳維是令門子孫循循究其德音厥考是遵
爲善最樂我懷其人

素節堂銘

天地萬物之初皆起於素窮人情之欲好胥慮而趨
於文先王爲之禮備其鼎爼設其豕腊酒醴黼黻文
繡莞簟丹漆彫幾之美然必明水疏布蒲越藁鞂素
車之尚東漢之時崇用悃愊三公皆徹車巖馬布衣

尩器其時天下多高節後世莫及晉泰始以後競以侈靡放誕致胡羯之亂則士大夫之好尚顧可不慎與刑部尚書周康僖公懸車之日建堂於崑山之里第而榜其額曰素節當公之時國家已一百七十餘年天下亦少文矣今仲子太僕君尤以謹飭能世其家嘉靖三十九年九月望日余飲酒於其堂追感公之志而嘉太僕之善繼爲之銘曰

顯允康僖弼我明時歸老于家素節以居羔羊之詩揭我堂廬豈于其家盍著厥志大臣之志其以慮世維古之初曷云其季俗化日流滔濫靡制逡逡太僕

克茂厥祉庶其萬年貽爾孫子

鎮平王府大奉國將軍孝門銘

太祖高皇帝之子曰周定王定王之子曰鎮平恭靖王恭靖王生七鎮國將軍子玠鎮國生三輔國將軍同鍇輔國生大奉國將軍安河國制王庶子子孫遞降爲將軍中尉世饗祿入葢皆漢之王子侯也周定王成祖文皇帝同母弟最爲親睦永樂間王獵于鈞州得神獸以獻葢騶虞云故周藩代有明德而恭靖之後尤以書禮著稱奉國生而穎異通諸經史天性至孝母賈夫人患瘵日夕侍湯藥不解衣帶嘗便

甘苦以伺其劇差賈夫人欲食野禽肉奉國泣往求之復刲股以進病是以蘇其後賈夫人歿哀毀骨立廬居三年及輔國病亦如侍賈夫人而日夜籲天乞以身代病良已有烏千數集於庭樹飛鳴不去王聞上其事已而巡撫河南都御史又交上其事天子異之使中書舍人扆承遹錫璽書褒奬焉是歲嘉靖十一年也於是汴有司奉以從事建旌孝之門奉國好文尊禮賢士大夫而長中尉睦㮮益修學知名當世議者以恭靖之族比漢紅侯及北海王睦追向歆騊駼累世文學奉國父子無忝矣至於以孝行受旌王

上二族所未有也嗚呼懿哉銘曰
太昭廿餘周次以五分王諸子　成實同母賑膳之
國親睦無伍麟趾流化騶虞前覩兆祥集祉施于鎮
平鎮平綿綿孫子淑淸奉國克孝性由天成懿德美
行昭我　皇明天地人貴人行孝大自天顯異光賁
億代於穆皇風自家而國錫汝蒸民罔不保極按紅侯乃
楚元王之後向歆之先世也名富舊刻誤作
紅陽侯紅陽侯乃王立王氏五侯之一也

聖井銘

余讀金史皇統二年使劉筈以袞冕玉册册宋康王
爲帝以臣宋告中外嗟乎中國於是不得爲中國矣

紹興君臣萬世之罪人也昔晉永嘉之亂其禍不異靖康然江左世守正朔歷五代至於陳亡以其力不足與中原抗而未嘗少屈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五代之君其功豈在管仲之下哉陳高祖平侯景之亂卒禪梁祚恭儉勤勞志度弘遠江左諸帝號爲最賢余來長城遊下箬里觀其故宅相傳其始生時井中沸涌出以浴帝今其井尚如故慨然而歎令人去薉翳而出之作亭於其上銘曰

帝王之生靈感幽贙觱沸水泉浴帝始誕流虹瑶月應時則滅惟不改井於今不竭我尋華渚翳桑之處

寒泉古甃如見其沸赫赫陳祖大業光燦寂寞沛鄉
吾茲感歎嗟後之王荒墜厥緒麗華辱井建康所記

書齋銘

齋故市廛也恒市人居之鄰左右亦惟市人也前臨
大衢衢之行又市人爲多也挾策而居者自項脊生
始無何同志者亦稍稍來集與項脊生俱無中庭以
衢爲庭門半開過者側立凝視故與市人爲買賣者
熟舊地目不暇舉信足及門始覺而去已乃爲藩籬
衷以脩扉用息人影然耳邊聲閧然毎至深夜鼓鼕
鼕坐者欲睡行者不止盒靜之趣得之目而又失之

耳也項脊生曰余聞朱文公欲於羅浮山靜坐十年葢昔之名人高士其學多得之長山大谷之中人跡之所不至以其氣清神凝而不亂也夫莽蒼之際小邱眷石古樹數株花落水流令人神思爽然況天閟地藏神區鬼奧邪其亦不可謂無助也已然吳中名山東亘巨海西浸林屋洞庭類非人世皆可宿舂遊者今遙望者幾年矣尚不得一至即今欲稍離市廛去之尋丈不可得也葢君子之學有不能屑屑於是者矣管寧與華歆讀書戶外有乘軒者歆就視之寧弗爲顧狄梁公對俗吏不暇與偶語此三人者其亦

若今之居也而寧與歆之辨又在此而不在彼也項
脊生曰書齋可以市廛市廛亦書齋也銘曰
深山大澤實產蛇龍哲人靜觀亦寧其宮余居于喧
市肆紛那欲逃空虛地少天多日出事起萬衆憧憧
形聲變幻時時不同蚊之聲雷蠅之聲雨無微不聞
吾惡吾耳曷敢懷居學顏之志高堂靜居何與吾事
彼美室者不美厥身或靜於外不靜於心余茲是懼
惕焉靡寧左圖右書念念兢兢人心之精通於神聖
何必羅浮能敬斯靜魚龍萬怪海波自清火爇水濡
深夜亦驚能識鳶魚物物道真我無公朝安有市人

是內非外爲道爲釋內外兩忘聖賢之極目之畏尖
荊棘滿室厥恐惴惴危皆是習余少好僻居如處女
見人若驚噤不能語出應世事有如束縛所養若斯
形穢心忸翙伊同胞舉目可惻藩籬巳𠦑去之何適
皇風旣邈淯風日漓誰任其責吾心孔悲人輕人類
不滿一瞬孰塗之人而非堯舜

清泉銘

崑山司訓袁先生宜春人名豐字其別自號清泉子
葢其居地名馬領淸泉云予攷袁郡圖經有大袁山
小袁山相傳漢高士袁京隱於其下後人以名其山

又別有袁嶺以爲袁閎嘗所隱處閎汝南公族無緣至此史稱其晦迹亂世自投深林其至袁嶺或嘗在延熹以前耶世謂袁州之袁皆京之後世子孫也今先生自托於淸泉夫安知數百年後淸泉不復姓袁也耶何豫章山水之多袁也先生云淸泉發馬領演迤而東過其居之南出虎狼東岡岡之南爲石鏡雲峰峰之東爲南峰南峰隔淸泉道適與其居相對而馬領在其西往往有菴院林木泉水流布灌田數百頃予愛其淸泉之名爲之銘曰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動洛無形孰能識窺泚泚之泉

見於山下我儀其德宿汚以化

几銘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上元于世美堂以皇慶舊材作

惟九經諸史先聖賢所傳少而習焉老而彌專是皆吾心之所固然是以樂之不知其歲年

順德府几銘

余爲邢州司馬無所事事署中無几案可以讀書會大風拔木城外倒柳無數因于太守乞得一株以製是几銘曰問治天下何異牧馬挾册而狂自同亡羊

噫嘻非熊無夢獲麟有書呂望老矣尼父吾師

太行石銘

余有事黃寺道中得巧石二高者近二尺庳者尺餘慕東坡先生之高致携歸買盆貯水供之而爲銘

聞昔大士坐此巖龕西海之西東海之東雲車倘徉吾安所從我慕東坡顧作此供以四海水貯於盆中

其二

是石尺餘太行之遺置一几間分山東西

西山石銘

余得西山石五竪其一於郡齋其小者二株貯盆中爲几案之供其三猶倒臥壁間皆勒銘其背余將行不忍棄去携其四以歸葢嘗時至淸河涉江淮舟苦風飄須石以鎭之雖米南宮之癖不可療亦復慕吾郡陸鬱林之高風云

中央古帝久已死日鑿一竅不肯已儵兮忽兮尚姼姼吾學老龍惟隱几

其二

太行崔嵬摩高穹沫流碎濺沙土中混沌古色巧嵌

空宛如東南花石同始知大塊一氣融山川萬里常相通誰將玉井芙蓉供移置吾家五湖東

松江新建行省頌

自諸侯爲郡縣古牧伯之制已不復存漢稍置十三州部刺史刺史秩輕位下故有州牧之改建漢末並自九卿出領位任益重魏晉以來有持節都督之號然天下州道大抵無慮數人而已葢自唐之開元天寶宋之熈寧元豐監司莫盛于此時焉元有天下外省與內宰相並建凡行省官皆宰相職也今制官名雖異而建置實同參政之名即參知政事之舊也猶

宰相職也近者朝廷以東南財賦事重設山東行省於蘇州以藩屏重臣分司圻甸自此始書曰王朝步自宗周至於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猶宰相職也嘉靖某年翁公實來蒞任適海上有倭寇之警公敭歷中外望實俱隆簡在帝心時松江古秀州華亭之境被寇尤劇詔俾公移治焉議者謂公以畢公之德而有南仲之威以保釐之職而兼往城之寄者也蝦蛾小醜不日蕩平以紓我　天子南顧之憂矣小子不佞辱荷甄陶使與執經之末又念吾東南之民父子兄弟將出之塗炭而措之衽席之上因松

江新建行省知太平有日廼攷古官制推公之職事
卽古之牧伯與宰相之任天下所以繫公者不淺也
遂作頌曰
明明　皇祖定鼎初載分畫郊圻亘于大海百八十
年帝命不改蠢爾島囗窮山阻餒來求衣食生此罪
悔天子曰咨命我元宰汝往作牧于夷所在惟此松
江湖海之滙公來至止萬民所待衣其輕裘匪甲伊
鎧我民之饑勞倈不怠我賦之逋公無我罪㝠海波
濤風雲埃𣆀矐然四除萬里光彩孰是畨鬼敢作奇
侅省府巍巍公德磊磊願公千歲爲　天子宰公之

勳庸銘于鼎彝

巡撫都御史翁公壽頌

章皇帝初命大臣六人分巡天下時周文襄公以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巡撫之名始此其後在邊任者兼戎馬之務江南畿輔地歲漕所仰領財賦而已自頃倭夷爲患朝廷并敕以閫外之事寄任滋隆焉倭國前世爲寇絕少國初有之故備倭之衞起自遼海接於閩廣首尾聯絡 祖宗制馭之法甚詳百餘年來中國宴然頃歲忽肆憑陵學士大夫策之詳矣愚嘗讀史魏正始中夫餘爲勿吉所逐涉羅并於百濟

兩國之貢不至宣武帝於東堂引見高句麗使者面諭以連率征討綏懷之畧謂海外九□縣□唯高麗能制之也今世朝鮮國最號恭順倭奴侵犯此事宜可以責之不然當申中國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陳稜李勣蘇定方未嘗不得志於海外或以元人五龍之潰爲創此自由將帥之失耳然是二者草野籌之廟堂之議不及于此豈以天下之根本在內不在外故惟愼選撫臣爲安內攘外之長策也大中丞姚江翁公弱冠登第由省郎出爲兩司才望鬱然今自山東左方伯陟內臺膺廵撫之命是歲適海波淸宴□氛

不作識者已知公之福德矣先是吳地荒旱民無宿儲然且北轉三邊之輸南增兩海之戍邑里蕭然時事孔棘公憂國愛民之心屢形於奏牘方將減戍輕徭省漕蠲逋以蘇編氓之困允矣仁人之言宜國家委寄東南之重而億萬生靈恃之以爲命也巡撫舊治南都今命移治姑蘇公度瀕海州縣道里之中建治古婁江之上于是三月某日公降誕之辰江南司府州縣官吏諸生耆老咸來上壽公辭不敢當則又以南山有臺之詩愛君子之德音而祝之以眉壽黃耇發于咏歌人情之所不容已者公其何以辭頌曰

於皇　宣祖纘運休明閎是元元肇簡掛循于時文襄卓爲名卿前有忠靖元圭告成配食于吳寢廟弈新惟申與呂自嶽降精巖巖我公聿追前聞江海之壖世樂耕耘蠻□恍惚陵水來侵　天子曰俞咨我元臣寇匪外至孽由內生吏蠹民偷狎于太寧其撫吾人毋訖於兵公拜稽首　天子是承是諏是詢惡其呻吟封章屢上仁言諄諄庶其可續協是休聲迢迢東海依公爲城願公百年永保我民

魁星贊

魁杓參首星官之書圖厥怪形畫史之愚吾所知者

犖犖天間日月並麗萬古常然

葉文莊公像贊 并序

文莊公之從孫女王子敬之外姑也故得此像於內家子敬大父爲廣東參議時布政使王公用兼參議盛公思禹皆公同縣人見嶺南人語及公往往流涕而子敬外大父顧太守孔昭嘗以御史督學京畿有口外試士懷公之作其後欲圖公與孫秋官像出入拜之秋官亦吾鄉之先賢也子敬少聞此言於是以公像示予請代爲之贊

孰傳斯像蓋有所自猶與文莊妻之外氏高風遺烈

嶺海塞垣焚香拜之二祖有言

宏元先生自序贊

贊曰宏元先生老而貧日以著述爲事出無輿從一童子挾書自隨步履如飛間以所序生平示予者如此可以知其志之所存矣先生以國子上舍生倅霍邑夷陵今世爲官恥不出進士不肯爲盡力入亦以非進士待之雖有志終不獲見故予復述先生爲兩州之迹其志有足悲者使爲進士豈非世之所稱才賢者哉初山西旱饑命先生賑河東芮陸猗夏蒲解三十州縣使一武官輦致銀數萬兩而懷仁王府祿

米久逋王使人篡入府已剖鞘出銀先生使人言曰

天子憐晉人飢故空帑藏以活之今民旦暮死王奈何取以爲巳槖卽　天子聞王何以處王大慚懼完鞘還武官至則出銀堆排卓上吏兩旁立稱停裹紙各書其人姓名壹不涉手以次俵散民歡呼歌舞晉人以甦敕下行省有羊酒文綺之賜王府在霍城中宗室常數百人來索祿米乘垣騎危呼曰今日不得米飢死矣先生與之言氣和而剛諸儀賓或曰判官言是也盍少去侍司符下給我米矣宗室皆曰然相牽携而去霍有荒田三千餘頃歲責逋賦里甲先

生發廩粟千石予里甲代耕歲大熟收麥數千監司詬之曰若何等官也遂自擅命發廩耶然而鉤考籍記甚明不能加罪也至今霍無逋賦且人得私其贏以爲利焉夷陵三四月多火災火發有類若烏者羣飛銜火至他屋處處皆焚山海經所謂畢方者也然非如鶴一足赤文而白喙者柳子厚逐畢方文蓋未嘗見先生所見實烏也先生夜夢一人白袍烏巾翅右足旁有一人言曰此白將軍也且日民刻狀請建火神廟先生曰吾夜夢乃秦武安君耳先是州有四綽楔通衢四出皆已燔先生建三重樓設鐘簴樓中

爲武安君像而祀之火患遂息豈白起數千年尙燒夷陵耶然神怪不可究知子產實沈臺駘黃熊之論非誣也樓上望西陵石鼻天柱諸山層巒疊巘如翠屏李太白所謂巫山夾青天者可以憑檻得之而飛帆蕩槳出没于蓮沱漩島之間極荊楚之勝觀矣秭歸治楚臺山上久雨水壞石土危城欲墜議欲遷州先生時攝守爲之刊山麓決沮洳自陡波溝縱橫而出之水工費而人不疲州遂不遷白將軍樓歸州街渠記皆先生自爲文車駕南巡省檄統領輦夫萬人

上居飛龍殿每一念至卽如陵上不以朝暮閒礮

聲輙發輦夫皆集無失期諸貴人率來取役輦夫先生小冠匿他所諸貴人皆不得取送駕至樊城大鴻臚揭簿呼名先生與郡太守以下皆先歸有旨事過界不問會　天子已至鄧故免譴其後有按察司官責先生以避事官實後代不知此時事先生具言統領輦夫時常懼不免死官爲默然一日被檄至施州治獄施去江陵數千里南出夜郎平時於郡但以文書羈縻無官長來見者其帥以百鎰金置苞苴中餽却之夜宿僧寺蕭然賦詩有暗室如白晝之語都御史顧公璘聞而歎奬之夷陵故有黃陵廟而城北夾

河亦有風濤之阨先生爲作黃陵行祠按黃陵在今巴陵所謂瀟湘之尾洞庭之口而歐陽公但有黃牛峽祠詩故東坡述公丁元珍之夢及石馬繫祠門之句勒石祠下而先生云特黃陵廟旁有黃牛祠耳葢不知何年而變也會陞開建令不肯赴僦舟還吳以舟輕夷陵人舁大石鎮之先生意忻然以自擬吳鬱林太守云

王氏壽贊 并序

余妻太原王氏嘉靖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卒余哀念之至恨無善壽者因記唐人有云景暖風暄霜嚴

冰淨此爲吾妻畵也又流涕誦楊子雲之詞云春木之芚兮援余手之鶉兮去之百歲其人若存兮後二月門人許進士使其弟來畵余口授之許黙然良久爲作此畵家人見之莫不悲慟以示諸姨皆流涕小姨以爲眞是吾姊但不言耳然如余所稱楊子雲虞伯施語未能畵也涕泣而爲作贊曰

哀窈窕思關雎杳不見乘雲霓墮明月遺輕裾風蕭蕭慘別離來陳寶景帝珠何珊珊是耶非（景帝珠不可曉疑有誤）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十

祭文　哀誄

祭方御史文

嗚呼庚子歲有光與公孫元儒聯名薦書是年九月同榜之士使予爲文以壽公予序公爲兩京御史時猶見古所謂桂後惠文冠者因畧論數年間天下之事詹事陸文裕公讀之以爲知言今俛仰又二十年矣公孫蠖屈於南宮之試予亦瓠落於東海之濱當是時公益相期以天下之士而今何如也嗚呼富貴壽考公則已矣後生小子嘆歲月之如流而長年者

之不能待所以不知其涕之無從也尚饗

祭王方伯文

惟公早歲奮跡甲科踔厲風發令聞孔多始蒞永康民載其德疆理其田石不可泐分部南都以釐餘皇奔走江湖啓處不遑武靈王家勳貴無二獨繩其私卒屈以義于越之臬遂視南海鹺政既通黎亦知悔受節章貢威稜日著　帝用簡在命端臺敘公起諸儒武服之共愛入下士所向有功桃源華林大帽狂獝旌旗一麾首駢頸繫　帝嘉其休俾藩於滇乃以將父弗究其年自公之歿垂四十載上習選愞孰知

敵愾海島小夷敢齮我疆於今九年我武未揚故老流涕思得公等適會里社薦公鄉邑惟公孝友宗黨所稱況復才傑起慕後人公有令孫辱之交游敬進斯文以侑醪羞尚享

祭王儀部文

嗚呼先生早歲而孤懿惟賢母以訓以謨年踰弱冠飛翔南都大音不諧連城屢刖七上春官每進踠蹶鄉里輕儇見謂爲迂先生弗顧猶來于于遂被首薦冠絕羣儒向之嗤者自愧縠雛吾崑名邑世產瑾瑜南都大魁陸與張瞿先生接跡夢兆前符貢于大廷

夏璉商瑚清華之職奉常所需稍陟儀曹廓然天衢天胡中道頓蹶騊駼嗚呼先生今也則亡人生之變旦異夕殊惟我吳越山海隩區二百年來不聞鼓桴一朝海上有此倭奴先生過家仗節紆朱方榮晝錦忽聞惕呼捐金散糈以卹荷殳厲志循城卒全其郛衆口鑠金武夫睢盱先生仗義往明其辜遂罹毒暴俄焉告徂八年輦下首卬於吳莫逃者數天其可呼歲之正月歸先公墟凡我親交出祖於婁有肉在俎有酒在壺先生有知歠此清沽嗚呼尚享

祭朱恭靖公文

孝皇御極十有八年覆冒區宇其仁如天思遲多士
六策臨軒唯崑爲縣辟在海壖三選大魁公出其間
豐芑之遺于今再傳皆爲公相燦爛星躔公獨難老
齒德莫先公之初登屬世休明在漢廷中年如賈生
濟濟振鷺談道虞黃石渠天祿經史是程公守純質
不競於榮卒以貲敘乃躋六卿旣長天官居於洛京
召公之誥未老而行永貢邱園令譽日隆海內企望
天子臨雍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三朝禮建比古榮躬
云胡不憖遽爾告終　帝用震悼贈卹寔崇人臣之
寵其有始終哲人云亡朝野所惆奠此湑酒以告殯

宮尚享

祭顧方伯文

有光於公少荷許與廼以濩落有負相知昔卷衣之復方當計吏之偕不得致撫棺之情今葬紖之發適拘巫史之忌不能供復土之役然生辱委重俾論序其文章爰又僭踰獲撰次其行事穆叔有云是三不朽於以荅公亦無媿矣敬陳泂酌告訣堂筵庶幾明靈鑒此享侑

祭周孺亨文

昔恭簡公倡道於星溪而一時學者之雲集曾日月

之無幾而微言之頓息唯先生發揮遺旨儼師門之
典則公以先生之少愀廓而屢箴其微窔然自公之
云亡門人學徒何啻五侯倍譎而先生依繩循矩以
無失益終以有所至而無間於參會與商也之不及
唯先生之孝友温良眞鄉里之矜式讀書養親歳不
出於戸閾與古之篤行君子實並駕而無慚色中耿
耿欲有所爲外靖恭而簡默使之立乎廟廊雖不出
一語猶足以儀刑其德何天命之不佑而使之老於
行役今歳之春吾邑同黨之士益二十餘人並裒然
以北既無援茅彚征之期而有北風攜手同行之戚

孰知先生中道而返而又罹此極嗚呼先生之不幸
葢有繫於邦國而身世之可悲又何異於一咉睹旨
酒之在尊共陳詞而灑泣嗚呼哀哉尚享

祭沈養吾仲常文

嗚呼人亦有云子門貴顯五年之中忽焉淪殄養吾
少俊仲常順婉言念相從懷之胥胥人生富貴如花
之妍朝露方晞夕巳萎焉人皆痛子葢莫不然所爭
蚤晚何足相憐念子兄弟托余墓石狼跋東歸吾廬
未葺敢忘此言以負平昔嗚呼痛哉尚享

祭居守齋文

嗚呼君子世人居聲利閒混混與衆如玉與碔彼市道交朝醜暮妍春花秋草君無變遷君之教子一經是專是穮是蓘不知豐年憶子之試君嘗居先子出爻俱有往必連昔在陽羨不遇收甄風雨淒其旅泊蕭然子爲爻泣爻爲子憐三年前事猶在眼前子成有待君胡溘然後乃萬鍾何及當年凡爲子者誰不痛焉

祭唐虞伯文 代

嗚呼黄鵠摩天一舉千里蜩與鷽鳩榆枋而已孰云不然兩易其處先生之志而止于此顧視童嬰凌空

出羽嗚呼哀哉昔在學宮侃侃斷斷行則方履語則正襟邈然孤特高步士林排難立節義色必形諸生後學退讓逡巡州牧邦伯來咨來詢千木之廬過者則欽衆所指目玳瑁南金胡以白首獨抱遺經積日累月旅貢在庭一命之榮道殞彭城嗚呼哀哉凡我同門夙承奧旨歲月荏苒慚德無似三年不見夢寐京邸聞有歸音相告以喜瞻望城西素旐來止其誰與歸九原莫起臨觴一慟薦於筵几嗚呼哀哉

祭劉縣丞廷運文

唯翁氏唐別姓以劉赫赫太宰世仰厥休太史振挺

式紹芳猷翁潛弗耀高于鄉州歲時升賓拜至獻酬宜受多祉胡以彌留嗚呼哀哉生我賢丞奕奕淸修周視原野十夫有溝從者告饑日坐孤舟蓁蕪萬畝惟民之憂言于太史欲去其蝥民方恃賴罹兹家尤嗚呼哀哉天靳翁壽奪我賢侯奔喪之禮世莫能繇移其訃日炫服事賕瀆吏仍踵罔以爲羞丞則見星蹈禮莫偷其仁其孝翁教之周惟昔國僑鄉校不侁儒者之道所闡必幽敬述民謠以侑牢羞

祭張封君文

嗚呼九隆既砉七綰亦墜昆明不閉鄒曾同致淸河

綿綿以燕後昆年耄行獨爲鄉禮賓有子登朝不遑
將父終朝永歎三復陟岵嗚呼哀哉大疾奄及靡聞
歲月銅魚使至傳言恍惚訊之果然悲痛存沒嗚呼
哀哉昔也越巂萬里燕臺今也乘化風雲徘徊鑒茲
嘉旨魂兮歸來尚享

同年祭陳封君文

嗚呼乙丑之歲登於南宮吾邑四人鄭州爲榮言念
生我高堂半室鄭州二親祿養獨隆府君之年方進
未窮胡以長逝濛汜忽終於維府君世承文學其祖
博士卓爲先覺校文省中所得卓犖府君傳業遭時

齷齪以遺令子方發其璞衍衍飲食珪璋有渥於呼人之生世何者能全傷哉貧也每食泣然府君於子欸見高軒天若厚之又靳其年悠悠江水有鬱新阡葬以大夫亦顯孝賢嗚呼尚享

祭外舅魏光祿文

有光七歲爲公之壻不幸先妣蚤逝中間多故婚姻失時以公之仲女之賢淑周旋六年遽從先妣於地下藐然二孤置之今妻之懷抱以撫以育辛勤萬端而婚姻往來如先妻之存未嘗有間可謂邢遷如歸衞國忘亡也葢死生之際難矣重以不肖連蹇困頓

自辛丑以來四殿南宮鄉里親戚以爲啞笑公慰藉
懇懇未嘗不以遠大爲期至於生平迂拙不能與世
俛仰而數十年中屏居野處隔越百里造請或不以
時公未嘗責望禮節幾微見於辭色也公可謂滔德
君子矣去年冬雨雪中公使人至江上遺以綿炭今
年四月人自公所來言公聞吾妻病方開龜視吉凶
又聞公疾革數問吾妻其見念如此也不意間一月
而公之訃至吾夫妻相對泣下然吾妻死者數矣以
是先令女甥星夜奔公之喪而吾妻尋亦至於大疾
如刺之痛旦暮日新加以形體羸弱死殤相繼疾病

憂虞比聞公之變則又驚悼痛怛以至於今不勝哀苦氣息奄奄行五六步忽自僵仆獨念公之卒踰二月矣禮有殯聞喪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所以至於踰月者病也福舟百里勉強匍匐以拜公之前奠公一舉吾之觴而已矣哀哉尚享

祭顧文康公夫人文

嗚呼女婦之職不出閨中及其崇貴與　皇家通維文康公大科奮跡四十年間遂躋崇極富壽康寧當世所少夫人配之與之偕老赫赫我　皇統壹　聖眞考禮肆樂制作紛紜既秩殷典百神咸侑文康雍

雍在　帝左右猗與夫人象服是宜朝于　兩宮從
后之居太室穆穆佐上册寶金章玉牒夫人是導
西苑膴膴庬其蠶事鞠衣翟車夫人則侍邈然千載
大禮曠墮夫人際之見所未覩匹婦之微一命爲多
有美夫人如山如河生有誥命一品之貴薨有奏訃
賜之葬祭潭山之原從文康止　天子之賜恩榮極
矣凡厥富貴莫不有終維我生人誰能不恫尚饗

祭葉夫人王氏暨世德夫婦文

嗚呼夫人以司馬之愛女衡州之賢配宜膺受多祉
而壽康以石野之才賢宜紹文莊公之休光而孺人

之慈孝有以奉姑相夫子以覲其後之餘昌也三十年間庭內雍雍人曰文莊公之門尚有典刑一朝變故搆此痛寃萱堂既空蕙帳靡存奄及主鬯懷寶沉淪遂以窀窆之事貽厥嗣孫嗚呼哀哉峥嶸霜天千里元涇慘慘令母攜持子婦帷轄相屬往即長路吁嗟造物爲幻羣庶人生婉好誰不樂處回首百年皆非其素如一葉飛千林空樹惟是積德可以相付我懷文莊聿起遐慕猶有孫謀永世無斁尚享

祭張貞女文

自古女子之見於史傳者多矣或自閑於安平無事

之時或蹈難於感慨卒然之頃惟貞婦之所遭殆人生之未有以淫姑之內主值兇徒之叅會魑魅魍魎見形於清晝之中豺狼虎豹聚毒於深夜之際入地無穴呌天不聞備百端之荼毒竟一死以自明惟彼兇徒漫天之惡恃其多財力能使鬼懸千金於市中謂三尺之可賣豈知神明之吏緣夢寐以求形童髺之女坐公庭而辨貌寔人心之共憤信天網之難逃嗚呼哀哉死何酷烈生何艱辛獨任綱常孑然一身沉沉昏夜烱烱者存謂其不然彼亦何人誰無室家誰無此心

弔何氏婦文 并序

何氏婦鄒平王教授周君女也始鄒平君教長興婦與何生隨家長興何生病婦潛自割肱合椒湯進之良愈鄒平君旣遷官生夫婦還崑山一日婦病死生與予亡妻有兄弟之戚爲童子時嘗來予家予妻死生亦不來不意數年間生亦有妻已死見生言之潸然淚下爲文以弔之

惟孝子之獨行兮世或議其爲奇苟毁身以全親兮又何乖於民彝斯前世之所傳兮在人子固有之至於今而創見兮婦爲夫而自刲夫與父其一道兮夫

孰謂其非宜殘肢體以事君子兮謂白首其相隨胡淑婉之速化兮忽自背而先馳致夫君之徬徨兮形枯槁而面黧旦出門而難歸兮夜涕泣於室帷惟夫病之可念兮尚無愛於玉肌何遐舉而不顧兮乃又遺之以離悲自令其被疾而致羸兮又誰爲之憂危彼萬族之相托兮各得其偶以嬉嬉夫人生之有妃匹兮固百年以爲期何中道而自失兮行忽歎其仳離予昔嘗歷此變兮怳日遠而星移憶何生之垂髦兮悼往昔而傷咨況同事而相感兮不知夫涕淚之淋灕

祭外姑文

昔吾亡妻能孝於吾父母友于吾女兄弟知夫人之能教也麤食之養未嘗不甘知夫人之儉也婢僕之御未嘗有疾言厲色知夫人之仁也癸巳之歲秋冬之交忽遘危疾氣息掇掇猶日念母扶而歸寧疾既大作又扶以東溯流二十里如不能至十月庚子將絕之夕問侍者曰二鼓矣聞戶外風淅淅曰天寒風且作吾母其不能來乎吾其不能待乎嗚呼顛危困頓臨死垂絕之時母子之情何如也甲午丙申三歲中有光應有司之貢馳走二京提攜二孤屬之外母

夫人撫之未嘗不泣自是每見之必泣也嗚呼及今見女幾有成矣夫人奄忽長逝聞訃之日有光寓松江之上相去百里戴星而往則就木矣悲夫吾妻當夫人之生既以遺夫人之悲而死又無以悲夫人夫人五女撫棺而泣者獨無一人焉今茲歲輤車將次于墓門嗚呼死者有知母子相聚復已三年也哀哉尚享

祭妻祖父母文

橘泉先生趙氏夫人既葬之後三日孫壻歸有光始獲奔祭於墓泣而言曰嗚呼吾妻之歸予葢晩而事

公與夫人最久於諸孫中特加憐愛吾妻嘗言公夫人所以勤閔以昌厥家者甚詳癸巳之歲吾妻遘罹屯疾屬公夫人之歸輦將駕猶扶攜至家迨疾轉亟一日九死乃始舁歸迢迢至家二十里懼不能至而死於中塗且以不得送其祖父母爲恨今歲吾舅始爲公夫人啓攢卽窆忽忽七年矣於乎人生離合倏焉而來倏焉而去方其數盡何有於壯何有於老同返於冥漠之鄉高墟之原公夫人藏焉馬鬣新封草芽已茁樵夫晝歌猨狖夜號公夫人不能起吾妻又不能歸已乎傷哉千古之恨

謁宋文貞公墓文

維年月日具官歸有光謹以瓣香拜謁唐宰相宋文貞公之墓唐有天下三百年惟貞觀開元號爲盛治賢相並稱姚宋而屹然正直之氣可與公媲者獨始興文獻公而已有光自初束髮知讀唐史嘆天寶以後何其亂也生民之禍極矣使公與曲江尚在臣持之唐之國祚歷年豈可量哉信乎國以一人而興也今者備員茲土下車之初以吏事過南和聞公墓在此鄉而魯公碑刻尚存因枉道齋宿縣邸來致景仰之私嗟夫公之直道有國者一日而無此則相率靡

靡以馴至於亂亡而不覺三季之後若同一軌此予心之耿耿徘徊於公之墓下而不忍去也謹告

祭楊忠愍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歸有光謹以淸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贈太常寺少卿謚忠愍楊公之靈曰昔我　世皇繼天作后多歷年所疇咨左右中歲好道穆然在宥有臣怙寵恣爲姦宄父子持權濆亂天下一旦殘夷天威不假天下以此感嘆　先皇神武雄決葢代之英在古權姦鮮不害國今則自斃緊　皇不惑天亦助明與古異勢社稷之福可保萬世惟忠愍公撲其方

熾誠欵懇惻辭引主器冀以覺悟惘不顧避賊臣切
齒文致死地臨命賦詩時在俄頃季子就醢冠纓必
整叔夜彈琴顧視日影公何從容造境愈靜亦維前
歲□薄都城犬羊虓呼噬嚙生民廟議失策以冀緩
師公亦抗疏慨然論之爭國重輕利害必明抵掌嗚
劒志絕殊庭時已犯忤重被考掠折指鍥骨曾不畏
爍間關萬里諤諤不已志士求仁必趣於死　先皇
之英亦自公啓龍駕欻忽未及褒美　天子明聖思
繼先志恩綸首建加官賜謚俾延世賞勵其後人剖
心封墓天下歸仁嗚呼自古正士常見憎嫉邪人害

正千古若一方公侘傺遠集何日觀彼踐蹀嘿嘿自吒不忍大姦因時發憤遂震羣耳如雷之聞雖彼黨人稱公忠義衆口相和誰敢云異虜子之邑公之所生奕奕新廟薦祀馨香公言不亡公有詩章報恩
皇家猶有英靈摛詞告祭以寫吾誠嗚呼哀哉尚享

告祭崑山縣山神文

某等少聞長老言昔時方谷珍之亂神有顯應遥見山之草木皆兵賊以畏懼而遁然無文字可考獨以民間每歲四月十五日爲賽會奉神以王者之儀比年官府間歲有禁而秩祭如一日也自至元間迄今

二百年復見海水沸騰吾民肝腦塗地而有司嬰城以自守境外無蚍蜉之援民既無所恃賴則所以日夜皇皇獨依於神而已願假神靈默佑於冥冥之中殄此妖孽使吾民復得安其田里父子祖孫世世如前二百年報謝於神則神之休亦永無窮也尚享

告崑山縣城隍神文

惟神不獨保護縣邑又以爲能司禍福之柄故民之趨走奉祭無虛日焉今倭寇臨境虔劉我民其慘毒極矣神必思所以庇覆之吾邑人孝弟力田鄉里齒讓於吳郡七邑之中號爲淳古而比年以來風俗日

濤相劘相刃以至於今殆有不忍言者識者已預知必有今日之事矣然神聰明正直福善禍淫神之所司豈其假手於犬羊以縱其噬嚙而淫及於無辜之良善耶民之事神勤矣纖芥之事無不有求於神今縱其犬羊以噬嚙於民而神不聞知此神之所恥也惟神鑒之

祭長興縣城隍廟文

承乏之宰縣典司神祠宇廟弗稱瞻仰太息歲則不易未遑鼎搆聊爾塗塈以飾厥觀庀工卜吉敢用昭告尚饗

祈雨文

維此雉城卓爲名邑邇者人心不古吏道多端遂以禮義之邦化爲夷鬼之俗帝用不懌降此旱暵有光自惟師帥者之不賢願以一身當其罪罰而小民之嗷嗷實爲可矜神其降鑒特賜一日之澤以慰三農之望

謝雨祭城隍神文

值此農時山川如滌令實悶雨有禱於神荷神降臨惠澤霶霈萬民懽喜循省 獨慙實上天之愛人豈微誠之能感也蒙神之力敢 不報謝更祈終惠永荷神

休尚饗

再祈雨文

有光不敏不明不知世俗所以爲吏之事獨遵孔氏之訓其於治民事神不敢不盡其心所恃以鑑臨者惟神而已前五月不雨爲民乞哀於神神卽賜之甘霖四野沾溉綠疇彌望萬人胥悅今復竟六月不雨爲民乞哀於神神未之許爲此焦勞靡寧瞻仰何里願神之終惠之也吏以數易之故不能久以事神然一日在位亦不忍忘乎民惟神永享民之報祀於無窮其何可以不念也

祀厲告城隍神文

具官歸有光於今日祀厲卽於壇所哀告於城隍之神曰自六月以來雨澤不降田禾焦枯令有遷徙之命民被催科之急沴氣上干祈禱莫應闔境憂惶莫知所爲令今候代猶有一日司民之責適今祀厲敢復瀝懇於神令宰牧三年饗祀無失哀矜鰥寡對越在天神其毋以世人之見棄而亦不肯惠顧若能督率萬鬼呼吸風雷頃刻以至猶能使歲半熟以慰此嗷嗷之民也敢告

御史中丞李公哀詞

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御史中丞李公先是以病
請告還鄉是日行次鄆州之安民山而薨公爲人和
易修潔爰自登朝敭歷內外二十餘年未嘗有所摧
挫以至爲大官會　天子新建紫宮載度宏規及西
苑平臺神仙長年之殿公連歲採運大工迄成召歸
院中登庸始峻而遽殞逝朝廷莫不痛惜之大宗伯
太常方將請卹典定謚議而喪還於吳余與公少親
善同志業公治五經之餘獨好司馬遷班固書以余
之駁稚樸陋而公常傾鄉之每得一語忻然誦之以
爲有會於心雖世所競併優軋茁銑鍇虬戸爭爲古

文名高者了然獨能辨之議者以公爲善處世以能至大官余獨知公葢有得于古而直用文雅緣飾之是以人望之而敬與之處而親也公久官余介居江海隔越二紀僅一再見見所嘗見於公者必道公語今年春余試南宮見所嘗見於公者公益貴余益困而語稱益加公方在告余一往不見初謂公貴人不願往也公顧亟呼余從人至榻前勞問懇懃手書兩及墨跡猶新不謂遂爾永別余未渡淮時再夢見公覺而訊之以爲不祥不意其果然也迺始以數年之別不一見公爲恨雖公之書亦云昔子產與申徒嘉

同學於伯昏瞀人嘉謂子產倚其相於夫子之門今
公乃與余遊於形骸之內而余反索公於形骸之外
公賢子產而余愧申徒矣嗟夫士於顯晦之際固不
能無情公今已矣世之所謂利勢者今則廓然漠然
而獨公之知我者烱然在也余可不致其哀乎余方
遭先府君之喪古者朋友有緦麻之服以其服哭之
禮也其詞曰

昔甯戚歌于牛口兮桓公舉火于昏夕醱明踴踏于
堂下兮以何道而能識筦夷吾之見逐兮鮑子終不
謂其無能而致黜信精志之日通兮何顯晦之殊職

歷星紀之屢周兮誠欵欵其如昔豈若以人言爲毀譽兮忽朝云而暮易彼其中有然者兮盍狥世而拘迹嗟天道之難測兮公遂與化而俱寂余唯窮老而恂慾兮莽馳鶩而不知其所極年洋洋以日往兮將誰使乎宗之奈何乎古之人不作兮恍不知㵝之無從（宋人嘗譏作文喜換字者以金谷爲銑谿龍門爲虬戸崑山本谿作鋊常熟本作鎝皆誤今正之）

思質王公誄

思質王公諱忬字民應吳郡太倉人南京兵部右侍郎倬之次子歷官至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遼薊軍務嘉靖三十八年以吏兵之辭有

連其明年十月朔被禍京師長子山東按察使司副
使世貞次子進士世懋並解官號踊寃痛數絕明年
春喪還吳吳士大夫哀之僉謂余宜爲詞載于素旐
廼作誄曰
粤昔姬代祖靈而衰子晉登假厥有支遺繫王垂姓
綿世洪丕秦翦魏錯奮鉞秉麾漢甫吉駿名賢纍纍
睢陵貴胄仍晉台司惟始興公邁勳江左六代輝華
鳴玉襲組將門相門世無與伍遜矣朐封迄唐踵武
瑯琊之別分水有譜夢聲廣學爲吳始祖洎先司馬
連理擢英兩枝之允繩繩科名惟先司馬懿行徽聲

佐時嘉績樹位九卿分祿養族逮及孤矜鄉歸其厚沒世稱仁丞生神秀先公愛子早馳儁譽克紹休美羽儀初升牙角欻起天馬騰翔不限疆里峻陟大僚日緝王旅公之勤功先公之施天之報之宜厚其祉命也如何猝見傾圮嗚呼哀哉初爲大行主諸有經有國之卹言共其旌厥車告虔抒 帝哀誠惠文獄獄大璫怵懲聿廵南楚去吏蝥螟察理冤獄活者千人滔滔江漢千里風生神州攬轡獨當□兵完其危堞奠我 帝京遂叅中臺東山拊循攝機而謀建立三城咸盥逆節折其勾萌 帝誓海魚命之南征洪

波血戰渤海朱腥越㟁煦德布路泣行迺帥雲中過
□修亭營有新竈旁見烟青　帝曰汝仔常在行間
惟汝賢勞其迵我邊閃閃朱旗戾於薊門殺獲首□
歲有報聞罔不應格孝社宜分疇邑未及罹此大屯
嗚呼哀哉歲之暮春犬羊犯威軼我郊圻疾如風雷
繼衰粮盡翳翳窮壘師以左次時其氣衰嗚呼哀哉
疆埸之事何歲不有命也如何公罹其咎我思盛衰
如轉圜走先公鼎貴公仍其後兩世同官復凌其右
繼以二嗣才猷日茂鬼神忌之誰能無訴嗚呼哀哉
惟　帝惟天命之攸制亦旣惠之又復蹶之亦旣珮

之又復劉之其始榮之復乃悴之榮則義之悴忽墜之昔也何順今也何盭誰爲推之誰爲擠之誰獨徘徊誰當橫厲蒼天茫茫莫詰所謂大運斡流隨之以逝公之許國致命則遂有子纘承不隕其世必復其始其有以慰嗚呼哀哉

招張貞女辭 并序

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夜嘉定縣男子羣八張貞女室以椎梃亂擊膚肉寸斷不死乞死乃用屠豕法縶手足刺頸宛轉久之血出盡乃死貞女居亂家姑引羣賊日闖帷幬問志意皎然卒及于難時年十九楊

台州作招貞女辭用以風司土者予訪其意而殊其辭云

魂兮歸來乎北有高樓連昏姻兮憶昔二八爰來嬪兮魂獨守此甘苦辛兮夫雖不夫寍敢嗔兮房櫳空虛月西淪兮機杼軋軋靡昏晨兮胡爲委棄苔生菌兮蟲絲罥戸滿埃塵兮床頭刀尺纖手親兮遺掛在壁皆所珍兮魂兮歸來乎

魂兮歸來乎南有列屋交焉居兮少小携持事遨嬉兮母爲剪髮親畫眉兮出門辭母行道遲兮丁寍汚澣莫後時兮小妹呼姊泣仳離兮倚閭今過黃昏期

兮當年匊采猶在笥兮羅襦粲若嫁時遺兮鳥違故林何所如兮魂兮歸來乎

魂兮歸來乎夫門淪喪慘傷神兮閨房腥臊走鹿麕兮父母恩勤養我身兮修容姱質徒悲辛兮旁皇中野誰爲鄰兮白日黯慘元雲屯兮青草漫漫不見人兮羣鬼啾啾亂流燐兮柔軀稚步忽逡巡兮眇耿默默將安遵兮魂兮歸來乎

魂兮歸來乎東有穹祠門廉肅兮朱火粲粲麗文木兮黃金鎧甲光熀熀兮雲中鼓樂來逆復兮神女迅衆齊懽睦兮靡顏盛鬋被綺縠兮芳馨雜糅紛郁郁

兮遨遊閶闔騖輕轂兮邑宰敬恭虞尸祝兮閒安宏靚永宜屋兮䰟兮歸來乎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十

吳江曾姪孫虹訂

